

第三十七回 試金殿犀管落珠璣 擾海疆倭寇為狼狽

卻說岑生次日四鼓即起來盥洗，整冠束帶，長班跟隨，一直至東便門下車步行，從端門至午門外，見朝房裏有許多補選官員在內。長班至謝恩班內演禮伺候。

這日辰時立春，巳時封印，皇上平明御文華殿受朝。王公大臣文武各官依例朝賀畢，吏部尚書將本日選補謝恩文武各官職名清單跪陳御覽。皇上看第一名即是特授內閣制誥中書岑秀職名，因顧閣臣道：“新進小臣，不知他才品，可帶領到謹身殿引見！”閣臣欽遵傳旨：“各官午門謝恩，中書岑秀帶領謹身殿引見。”皇上還宮，各官朝散。這些內閣官員也有替岑秀耽擾的，也有替岑秀歡喜的，議論不一。當時諸閣臣將岑秀傳入內閣中來，岑生一一從容參見。首輔高公因問：“年兄青春幾何？”岑秀欠身道：“二十歲了。”高公道：“有諸內必形諸外，外貌如此雍和，內才必定淵博。但皇上顧問，必須從容奏對，不可急促。倘有一時不能應旨之處，不妨直奏容退後進呈。”岑生道：“謹遵台旨。”這是高公見岑生年幼，惟恐皇上有面試之處，一時不能應旨，因此預先教導，卻是一番美意，殊不知岑秀天性敏捷，倚馬萬言，全不以廷試為難。

不及一時，內監傳旨出來：宣閣臣帶領中書岑秀引見。當下岑秀隨著閣臣到內庭來，但見重重宮闕巍峨，處處天香繚繞，四閣臣先進謹身殿覆旨，內監傳旨宣，岑秀到玉階俯伏陳奏：“小臣岑秀，現年二十歲，係南直應天府府學生員，本科文卷字樣誤犯，蒙聖恩不加譴責，恩授內閣制誥中書，恭謝天恩，”三呼朝拜已畢。皇上在御座見岑秀美如冠玉、氣度從容，聖心先自歡喜，因顧閣臣道：“看他外貌安和，胸中必有學問。今元朔在即，試他一道郊天表章，問他能否？”內閣傳旨下來，岑秀奏道：“乞賜紙筆，願草呈聖覽。”皇上見他並不推辭天顏甚喜，即命內監取短桌一張放在階前，賜他席地而坐。當下內監取過松煙、端硯、玉管、金箋，一時齊備。此時四閣臣都力他耽心，但見岑秀不慌不忙，一面磨墨一面構思，拈筆在手，灑灑而下。不及半時，已草成一道四六表章，奏請錄正皇覽。皇上見他揮毫敏捷已暗暗稱奇，但不知文意如何？傳旨不必謄正，即命內監將草稿取上御案觀覽，但見字字龍蛇，行行珠玉，鏗鏘金石之音，正大堂皇之體。覽畢，遞與閣臣道：“難得！難得！即著照此謄用。”四閣臣得覽一遍，一同俯伏奏道：“恭賀皇上得此英才。”奉旨：仍著閣臣隨時指教。即命內監將所用文房四寶盡行賞給，岑秀又謝了恩，隨著閣臣出來，都與岑秀道喜說：“不但聖心甚喜，我等也得藉匡勸。”岑秀道：“全仗諸位老太師教誨。”當下一同出了午門，各歸府第。

岑秀卻隨了程公回寓，將所該冠帶銀兩並先付兩季房金盡交掌家還給，以便擇日搬移。岑秀重又拜謝程公的提攜嗚植。程公道：“不知年兄有如此捷才，可敬，可敬！但此番廷試後，將來應詔之事不少，當分外留心。”當即留住早飯，後著長班領往內閣衙門大小各官寓所拜謁，又往謝吏、禮二部，並拜謝汪、顧二公。從此岑秀在內閣辦事。凡有誥敕，俱是岑秀執筆，無不稱旨。同僚各官見岑秀才高學廣，且和藹春風，因此莫不敬報。一時名重，求詩文者絡繹不絕，雖然舉手之勞，卻也應酬繁冗。這且表過不提。

卻說此時正當倭寇作亂之際，海賊汪直、徐海勾連倭首趙天王分道劫掠。沿海臺、寧、嘉、湖、蘇、松等處同時告警。總制黃公飛檄各汛嚴謹堤防，調吳淞總兵王嘉楨、遊擊殷勇、署參將耿自新、守備董槐督兵分駐海口要道，晝夜嚴防；又調副總兵陳奇文領精騎三千，四路救應。那汪直羽翼毛海峰賊眾數千，結連趙天王倭寇萬餘，分道劫掠海鹽、平湖等處。毛海峰聚眾盤林，分為三屯。趙天王聚眾洲山，分作四屯：趙天王自居前屯，赤鳳兒居後屯，就地滾江五與郎賽花居左屯，混江鯁江七居右屯。諸屯相離一二十里，與毛海峰為犄角之勢。浙撫胡宗憲飛檄飭令鎮守平湖都指揮使任彥督本部兵進剿。

任彥即令指揮同知汪龍、都僉鄒吉率步後一千殿後，自同千戶林中玉率馬兵五百、步兵三千在前。一聲號炮，馬兵五百各執長槍，步兵隨後，直衝前屯。趙天王見馬兵衝來者，胡哨一聲，倭兵分兩下散去。官軍並力前進，正待分兵追襲，祇聽倭屯螺殼之聲競起。後屯赤鳳兒率倭婆三百、倭寇二千餘，喊聲動地，蜂擁殺來。赤鳳兒金冠雉尾、鎖甲雕鞍，使兩口雪亮苗刀，跨一騎火炭劣馬，飛奔殺來。任彥急挺長槍敵住，未及十餘合，抵擋不住，拍馬往斜刺裏就走。馬兵無主，不戰自亂。千戶林中玉見赤鳳兒追趕任彥甚緊，即拍坐下馬，拈弓搭箭，覷得

親切，一箭射去，喝聲“著”！赤鳳兒聽得背後弓弦響急扭回頭看時，躲閃不及，正中左臂，幾乎墮馬；即兜馬翻身，右手暗發一金鏢打來，光華到處正中林中玉的肩窩，翻身落馬，幸得左哨把總何英並力救去。又聽兩勢下喊聲大起，卻是趙天王領倭兵從兩下合裏攏來，把官兵裹得鐵桶相似。正在十分危急，幸得後軍汪龍、鄒吉兵到，殺入重圍與任彥、何英並力殺出，林中玉帶傷而走。正在渾戰，又聽螺殼四起，喊殺連天，江五、江七領左右兩屯倭兵蜂擁殺至，復將官軍圍住，鄒吉正遇郎賽花拍青驄馬、揮日月刀殺來。鄒吉欺他是個少婦，舞刀相迎。交馬數合，郎賽花賣個破綻，讓鄒吉一刀砍入懷來，他將身閃過，把左手的刀逼住鄒吉，右手的刀早飛起，當頭落下，“鏗”的一聲連肩帶頭砍於馬下。官兵大敗，自相殘踏。汪龍、任彥、何英不敢戀戰，並力突圍而走。倭奴隨後趕來，勢甚危急。

忽聽東北上炮連天、喊聲動地，一彪人馬如飛雲掣電而來，卻是嘉鎮總兵褚飛熊聞平湖大戰，率精兵三千來救應。官軍見有了救兵銳氣復振，三將復翻身並力殺回。褚飛熊拍馬舞刀當先殺敵，正遇混江鯁江七使鑲鐵棍敵住，未及十合，江七抵架不住拍回馬就走。諸飛熊隨後趕來，不防郎賽花瞧見，急取彈弓，一鐵彈飛來正中褚飛熊金盔，打去了半邊鳳翅，喫了一驚，勒馬不趕。

這一場大戰，倭奴被馬軍槍挑、銃打、衝踏、死者甚眾，不敢迎敵，祇聽胡哨之聲，四下散去。時天色已晚，官兵亦不敢進逼，鳴金收軍。計點將士：鄒吉陣亡，林中玉帶傷，步兵折去三百餘人，帶傷者甚眾；計斬倭首一百八十餘級。褚飛熊與諸將計議道：“倭奴狡猾，今小負即散，必有暗算，不可不防。”傳令各營飽餐戰飯，撥鳥銃手四百名、弓弩手一千二百名伏於營側；把人馬分為八隊，四下埋伏；營中虛設燈火，仍傳更點，祇聽中軍號炮一起，鳥銃，弓弩齊發，四下殺出斷他歸路。眾將遵令，各自準備。

卻說倭奴四散歸屯，江五來與趙天王計議道：“今日他若無這支兵救應，直叫他片甲不留。料他見我們四散而走，今夜必無準備。我們一面速去關會毛海峰，叫他連夜進兵截殺，我們半夜裏前去劫營，包管大獲全勝。得勝後乘勢襲取平湖、海鹽、進攻嘉、湖，叫他四下救應不迭。”趙天王大喜，當令倭奴飽食嚴裝，準備劫寨；卻派赤鳳兒領一支兵在後，恐有不虞，以便救應。到了三更時分，銜枚直進。到得營前，見營中旌旗不整、燈火明滅，以為得逞，一聲胡哨，殺入營來。誰知並無一人，卻是個空營。趙天王大喜，

夜都逃去了？”江五道：“必

有詭計，可傳令後軍速退。”正說間，忽聽中軍一個火炮飛起，各處燈毬火把齊起。霎時間火光燭天，喊聲動地，馬步官軍四下殺來，烏銃如星，弩箭如雨，大刀闊斧著地捲來，殺得倭奴叫苦不迭。江五夫妻同江七招呼趙天王率領倭奴突出火林，往盤林奔走。官兵隨後趕殺，幸得赤鳳兒這支兵來救應。

倭奴且戰且走，到得天色漸明，倭奴正在困竭，忽聽前面喊聲大起，趙天王道：“倘是官兵，我等休矣！”江五道：“必是毛海峰的兵到了。”正說時，果見前面一片皂旗蓋地而來，卻是毛海峰率馬步賊兵二千餘人殺到，見趙天王被官兵追至，放過趙天王，當先抵敵。這邊倭兵又乘勢殺回。官兵追殺了一夜，人馬困乏，見倭奴已有救應，就按住不追。褚飛熊令弓弩手當先射住陣腳，倭寇亦不敢前逼。毛海峰與趙天王眾人商議：“此番不利，今日且暫屯在此，暗傳號令，待晚間悄悄退回盤林，襲出捍海，再圖後舉。”計議已定，屯中依然傳更喝號，挨至三更時分，盡行遁去，仍從捍海出口，分屯附近島嶼。此後常從各處海口左出右入，不時騷擾。次日官兵見倭奴連夜遁去，因收兵各回汛地。鄒吉陣亡，申院題補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劉雲自從丁艱回來，治喪之後，一面發書託本縣郵寄江浦成公，並致殷弟；一面即專差持書往大庾縣去接許公。誰知金必顯又以不勝繁劇調了撫州府崇仁縣簡缺，已挈眷而去。專差回來告知，雪姐十分惆悵。大家勸慰道：“既有所在，便可差人去接。”因此挨過殘冬。到得次年春間，接著江浦成公回書云：“得信後，即關移鄰境嚴緝兇徒，並無蹤跡。惟殷三弟得了大功，已實授太倉遊擊，有書請安。”弟兄看了，十分歡喜。劉電嚮雪姐道：“你殷家哥哥剿倭有功，如今已做了遊擊將軍，又娶了一位有才智的嫂嫂，你道好麼？”雪姐聽了，又喜又悲，喜的是義兄顯達，悲的是乾母慘亡，兇徒無獲。劉雲道：“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豈有殺人強盜沒個報應之理？”其時正要差人往崇仁去接許公，不料這劉老太太生起病來，日甚一日，弟兄甚是著急。雪姐與兩個嫂子日夜服侍，雪姐衣不解帶了兩個來月。延醫服藥，直到秋初纔漸漸好來，況是有年紀的人，病久了一時不能平復，慢慢將養了兩三個月纔漸漸康健。劉雲又經寫書託本縣郵寄崇仁去接許公，亦無回信。

不覺又過了殘冬，復交新歲。二月初間，劉雲觀看邸報，見上面有“南直應天府學生員岑秀奉旨特授內閣制誥中書”一條，因與劉電觀看，道：“這岑秀莫不是你山東結義的這位麼？”劉電道：“卻又奇怪，若說應天府學生員岑秀，便是他無疑，如何不由正途，卻又特授了中書？報上又沒有題出如何實授的緣故，卻令人不解。”劉雲道：“應天府學生員岑秀，諒沒有兩個，必是他無疑。這特授中書的緣故也容易打聽。”劉電又與雪姐說知，心下十分暗喜。

及到三月內，又見邸報上成公陞了太倉直隸州知州，弟兄心下大喜道：“這不是他弟兄們到同事一方了，直是難得！”到得五月中，弟兄服滿，就在本縣報了起復文書。劉雲因與兄弟商議道：“待等省院咨文下來，兄弟就好與我相同進京。一來路上免得我獨自耽心；二來好順道探訪岑、許兩家消息，又好到省覓便寄書與許丈；再此番兄弟便好往山東完娶了親事。待我得了缺，看地方遠近再採取家眷。卻不是一舉數便？”劉電道：“哥哥所見極是。如今且先同哥哥進京，待得了缺，兄弟再往山東就親。”劉老婆婆道：“你們自然先到山東，你哥哥與你料理完了姻事，然後你哥哥先進京去候補。你等滿了月再進京不遲。”雪姐道：“兩位哥哥去時，我還有些自做的東西寄與岑家姆姆並蔣老婆婆、大孀孀、蘇家妹妹的，須與我帶去。”劉電笑道：“這送岑家姆姆的東西是賢妹切己的，為兄自當與你致到。”雪姐也笑道：“蘇家妹妹的東西是哥哥切己的，一發該致到的了！”老婆婆也笑道：“這都是你們切己的事，不消說得，祇是我這個女婿怎得入贅來纔好？”劉電道：“岑家兄弟若在京做了官，還要告假纔得回來。如今倒還有一件事甚為不便。”大家問道：“何事？”劉電道：“這梅嫂子前者送了妹子到來，如今若待送他回去，路上又恐不便；若不送去，恐他兩老口兒兩下牽腸掛肚，卻不是一樁難事？”梅嫂聽了笑道：“不用三相公費心，我在這裏，老太太、兩位娘娘、姑娘待我如同親戚，在家在此總是一般。我情願服侍姑娘在一處，明日待姑娘完姻時，一同回去不遲。若三相公見了我家老頭兒，叫他不用掛心。”劉大娘子笑道：“梅嫂子說得且是寬心，不用我們替他乾著急。”說著，大家都笑了。當下商量已定，祇等咨文下來。一面整頓行裝以及行盤過禮、頭面首飾、紬緞綾羅等件，逐一制辦齊備。

到得六月中旬，咨文到縣。本縣又請酒送行，親朋相餞，都不在言表。擇定七月初二日起程。至期拜別老母、眷屬，帶了兩個家人，劉霖送到江岸下船而別。兩弟兄不日到了洪都省會。此時已知道岑秀做中書的原委，因又置辦了些土宜要用之物，即找尋不出撫州寄信的便人，因寫下一封書託交藩司吏科，覓便寄崇仁縣金公衙署。省中事畢，即開船出鄱陽湖口，走長江順流而下。正是：

原從錦繡叢中去，豈料兵戈隊裏來！不知劉雲弟兄又遇著何事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回書凡三段文字。第一段寫岑生廷試，珠璣錯落，令讀者目舞眉飛，第二段寫官兵進剿，殺人如麻，令讀者心驚膽落，第三段敘劉家婦女燕語鶯聲，詼諧調笑，令讀者怡情悅目。且段段俱有章法，如正敘岑生御前面試，先用閣下要語相傳，正敘胡巡撫調兵進剿，先用黃總制飛檄嚴防，正劉敘雲服滿起復，先見成、岑昇授官職。至如官兵先敗，有褚飛熊救應，倭奴後敗，有毛海峰救應。褚總兵空營實伏，毛海峰空營暗遁，皆是雙關文法，閱此回書，正夏日初長，令瞌睡頓消，精神陡長，筆墨娛人，遂至於此！

[返回 >> 雪月梅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